



万水千山

1

上山的道路没有变。我10年前到沂山时,夜色中,巨大的沂山山脊如温柔的猛兽默默蹲伏。汽车沿蜿蜒山路攀爬,车窗外,月光如水。顺着曲曲折折的山道,张孝友陪我去海拔950米的歪头崮采访,他当时是沂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。山风裹挟着潮气,吹得人直翘翘。当时已是初夏,没想到山上还这般冷。

在沂山,我认识了护林员张钦耀夫妇,他们当时已在山上待了32年。林场有3个观察和报告火情的瞭望哨,他们夫妇负责一个,主要是观察沂山的西北面,一小时就要瞭望一次。

在这个夫妻瞭望哨里,真正的火情并没发现过,虚惊倒是不少。为了这些虚惊,他们不仅要立即报告防火中心,更要争分夺秒地跑几里地、甚至几十里地赶到“事发”地点,查找隐患。

我还认识了在玉皇顶上的护林员魏富宝,有一年冬雪后,张孝友去山里录像拍照留资料,上山后又赶上下雪了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天黑时赶到玉皇顶瞭望哨,发现当时20多岁的护林员魏富宝一直坚守在玉皇顶上。因为大雪,他已七八天没下山了,从山下带的方便面面条快吃完了。

魏富宝一米八的大个子,体重还不到140斤,瘦得像个麻杆。他们两个人凑合吃了点东西,张孝友才奇怪地发现,魏富宝简陋的小屋里摆着两台电视。一问才知,原来这两台电视一台只有声,一台只有影,想看就得两台一起放,总共也收不到几个频道。

魏富宝看了会儿电视就去瞭望巡山了。等张孝友再见到他已是四年后了,几乎没认出来是他,一问才知他下山两年不到,体重就到了220斤。

或许是上天格外垂怜,只有这些山林的“守护神”们才能真正看到沂山最美的风景。因为日复一日观察瞭望,他们最清楚看云海的最佳时节,最知道云海的千变万化。因为每天



心香一瓣

## 故乡的郁李

□曹忠玉

故乡有一种野生灌木,高不过三四尺,每年4月开五瓣的小花,其果实球形,在7-8月成熟,因像小的李子,方言中称作“车李”。

我翻查植物志,请教乡亲和专家,辨别了麦李、欧李等类似种属的野果,纠正了与美洲“车厘子”的关系,终于确认这是一种郁李,植物学上正式名称是长梗郁李,在山东的分布区主要是昆崂山和崂山,扎根山野千百年,普通且平凡。

小时候住在山村,郁李果明显与众不同,摘下熟透的果子放进嘴里,酸中带甜,汁水充满唇齿,沁人心脾。它又非常丰产,果实累累,总把细柔的枝条压弯。

要吃到完全成熟的郁李果并非易事。樱桃红满枝头的时候,其“枝间时见子初成”,小小的果子藏在叶下;麦黄杏熟了,它长大了些;直到桃、李等水果大量上市的盛夏,它才开始成熟,个头比李子小多了,成熟期却要更晚。它最初是绿色的,慢慢变成白色,又从一处浅红到全都发红,真正熟透的果实是鲜红色的,大小似樱桃,在绿油油叶子的衬托下,显得娇艳可爱。然而,熟透的果实在枝头待不了太久,大多年复一年自红又自落。

没有成熟的郁李果很酸涩,村里孩童多像王戎不取道旁李一样,尝过一次就不吃了。或许是天生的缘分,它成熟期恰好在暑假,上学时每年一放假,我第一件事就是走遍熟悉的山林高坡和田间地头寻找郁李,摘下那些深红的果,日啖数百颗,剩下的让它们继续成熟,不时



钩沉逸事

今天居住在城市各小区的人,都已习惯了小区物业负责小区内的公共卫生,城市的环卫部门每天定点清运走小区的垃圾。然而,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青岛里院的卫生清扫已有类似运作模式。而且,当年每个里院都被要求必须配备清扫人员,这些清扫人员被称为扫除夫役、院丁、扫院人等,不妨美其名曰里院清道夫。

1930年至1931年,青岛市曾对全市范围内的里院进行调查统计,调查结束后,市政当局最先开始的工作就是清洁工作。1931年10月,社会局制发了名为《院内宜保持清洁》的宣传材料。该材料提出“故院内污秽应严罚住户;院内污秽应罚房主;以为所用扫院人不当者,或该项罚金,即充作该院购置清洁物品之用。”根据这一宣传材料可以确认,当年每个里院皆有扫院人。

1931年4月《青岛市公安局管理私有各里院清洁简则》中明文规定:“凡各私有里院之内清洁事务应由业主或其他代理人负责办理;业主或代理人应视私有里院之长短大小雇佣扫除夫役一名或数名。”该简则中还规定:业主或代理人雇定扫除夫役后,应将夫役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住址、受雇年月日、每月工资、扫除之私有里院地址及业主或代理人姓名住址等,报给公安局的清洁队。为此,1931年6月,公安局曾专门仿令各区办理院丁调查登记。当时,市区公共卫生的清扫工作大多数时

数十里的往返巡山,他们最知道雾凇之美,最清楚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冰瀑是何等壮观。

沂山虽不及泰山盛名远播,却位列华夏五大镇山之首,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和内涵。

然而,绝美的风景掩藏了护林员难以排遣的寂寞和付出。

在沂山待得久了,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树,哪些是护林员。他们也像树一样在这里扎下深根。也许,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,即使一生都在原地,也会昂首向上“行走”,安静、缓慢、坚定,直到生命的终点。

2

又见到张孝友,和10年前一样,他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笑容,如今他是临朐党史研究中心主任,主编出版了《沂山石刻》。

这一次,他带我们领略了沂山真正的惊艳。五岳之外,“黄帝画地布九州”时,还有闻名天下的五镇,沂山被称为五镇之首。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,就有对沂山祭祀的风气,直至清末绵延不断,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,主要集中在东镇庙。

和10年前一样,总能从张孝友身上感受到一股热情。他曾戏称自己是东镇庙住持,山上每一块碑刻的位置和内容、以及来自哪个田间地头都如数家珍。只有他清楚,那些只有在冬天的斜阳下才能看清的碑刻背面,到底记载着什么。

他介绍大东陪岳碑时,说碑上的字是乾隆皇帝御笔所书,毁于1947年前后,现仅剩大字上半部,为原碑的1/6。

他介绍灵气所钟碑时,说钟字为专注汇聚之意,是康熙御笔。苍劲挺拔,飘逸洒脱。该御书真迹存于庙中,在民国初年被守庙道士卖于文物商贩,被当时的临朐县长购回,所字的下半部,在1952年前后,曾经作为基石弃于原东镇小学的房基之下。

东镇庙建于宋朝初年,至清末,有大小碑碣360余方,形成了规模宏伟、气势壮观的东镇碑林,有御制碑文40余篇。碑刻书体精美,

正、章、隶、篆、行书兼备。镌刻或阳文,或阴刻,或双钩,或深镌,或浅雕,各有千秋。

所惜者,由于战乱及运动,碑碣损毁严重。又加年代久远,风雨剥蚀,碑文多有漫漶不清之处。张孝友利用工作之余,广泛收集、深入挖掘、仔细整理沂山石刻,将东镇碑林145幢碑碣(含部分残碑)200余篇碑文及各处历代刻石内容集于一书——《沂山石刻》,翔实地记述了沂山石刻全貌。

沧海桑田,物换星移,从那历史记载中,从字迹湮灭的摩崖石刻中,我们倾听着历史留下的回声,这样从容,这样不惊扰。从那参天蔽日的名木古树,汉柏唐槐元银杏间,领悟书法碑刻艺术之美,领悟能够永续才是来日方长,领悟能够传承才是天长地久……今天的我们在此流连,百年后,谁又会在此惊叹连连呢?

3

住在沂山,从夜晚到清晨,耳边一直有三种声音回响:水流、松涛和鸟鸣。沂山水量丰富,是弥河、沂河、沐河、汶河的发源地。有人开玩笑对我说,在沂山顶上放些茶叶,山下人就能喝到好茶了。

好水来自树的涵养。这点是沂山人最为自豪的。沂山不仅森林覆盖率高,而且植被种类丰富。松类、刺槐、栎类,还有水榆、花楸、三角枫……只要随便问一个护林员,他就会告诉你,沂山的植物种类有1020种之多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,倒不是山上著名的唐槐、宋柏、元朝银杏,而是万亩黑松林里那些不起眼的松树。

看它那虬曲的树干上盘旋向上的树皮,就知道它与狂风劲舞时是何等刚烈,即使身体扭成麻花状,心依然向上。再看它的根,四下扩散,长长地延伸出去,阳光在黑松的枝叶间跳跃,每一根松针都被精心雕琢。看它长在那里,就在双脚之下,这种感觉本身就已经非常美好。

对热爱大山的人而言,似乎永远都嫌台阶不够多,山不够高,像一种难以磨灭的欲望,越陷越深。而坐缆车上山,其实更让我欢欣鼓舞。当我像一只大鸟飞越整个沂山,那种欢快肆



■崂山巨峰

左垂钊

## 里院清道夫,曾经的里院标配

□兰台惠质

由各里院夫役负责清洁。

相关监督制度也很规范。1931年的《青岛市公安局清洁队工作监督简则》规定:“所有各里巷杂院应由各公安分局逐日派员查看,如院内积有秽物及厕所不洁,或督促院丁认真扫除,或酌情处罚。”根据《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》,里院住户如果发现居住环境不够清洁,也有权利向公安局报告。居委会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处罚,及如何处罚。可见,夫役的责任很重。如果业主或代理人不希望因卫生问题被处罚,还是要雇佣一些靠谱的夫役才好。

扫除夫役的雇佣虽由各私有里院自己做主,但这更是一个全市性工作。1934年初,随着青岛新建杂院日渐增多,很多新杂院并未雇佣院丁,以致院内厕所污秽不堪,院中垃圾无人打扫,甚至每一院丁兼充数杂院。这些情况对公共卫生无疑大有妨碍。为了整理起见,公安局进行了重新登记,将已雇佣院丁和未雇佣院丁的里院分别造册。当然,院丁的管理也是里院自治的组成部分。1934年,青岛市各区纷纷成立自治组织——里院整理会,院丁登记及训练亦是各区整理会的重要工作之一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,院丁不仅负责各里院卫生的打扫,还负责各种消毒事宜。如1935年6月,第一区里院整理会考虑到已届夏令,天气渐热,里院住户栉比,极应注重清洁,为维护公共卫生,该整理会特从上海购来消毒器材及消

意的安全感,在空中的轻盈感,让人神清气爽。

沂山变大了——之前上山的高度,变成了现在上山的广度。10月的阳光有着别的季节所未有的特质,闪耀却并不刺眼,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漫长的距离。所以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看清楚山的起伏连绵,看清楚植物覆盖着它的样子。花楸裸露的树枝,光滑的灰白色泽一闪而过,一棵树连着一棵树,挤挤挨挨,热热闹闹,对于植物而言,最好的月份应该是10月吧,比6月更绚烂,比8月更热烈。大片绿色间或一抹红黄,各种明暗饱和度的色彩顺着我的“飞翔”,一路向山顶蔓延。

山中一定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特质有待发现,只要换一个途径。每一次进山都会有新的收获,双眼会看到此前错过的风景,或者发现欣赏旧风景的新视角。耳朵和其他感官亦然,这是一项不断充实的经历,平凡的日子有其增益,偶尔还会出现不可预知难以忘怀的时刻。

独自去看瀑布的路上,松树、柏树、紫荆、藤蔓,那些暗绿浅绿的植物一齐涌来。石阶和栏杆没变,水声更大,我一面出神地望着流水,一面听着它的歌声。上一次在东镇御苑后捉螃蟹的情景仿佛还在。

一个人在山路上行走,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惬意时刻,辽阔的,无垠的,山风吹拂头发的凉爽,以及自身的渺小,世俗的纷扰,搅在一起交织着。

可以聆听到山的呼吸,我听出了山体内的神秘叹息。活着和死去的物质忍受了亿万年的沉积和孤寂,终于发出这么一声叹息,然后继续亿万年的沉寂。

大山常常在我们毫无目的的漫游时向我们袒露它最完整的模样。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,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。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,除了与它作伴,再无其他意图。

在山路上的转头的一瞬,瞥见了约莫有十几株杂树,在午后的阳光下,在微风拂动里,摇曳着灼灼身姿。斑驳的树影在坚硬的石阶上写下笔画或简单或复杂的字。它告诉了我一个山的秘密,我的移动的身影叠加,形成一个新的秘密。



往事如风

## 连环画与电视机

□薛 易

20世纪80年代,我上小学。父亲每次去城里的姑姑家,都会带几本小画书(连环画)回来,那是表哥送我的。最初看的是《说唐》,我识字太少只会看画。农闲时,父亲就读给我听。于是,我记住了1400多年前的老乡秦琼秦二哥,还有他的表弟罗成。当然也有李元霸,看他手撕宇文成都的一幕,并不觉得血腥,以为只不过像撕纸人一样,“嗤啦”一声就完了。李元霸被自己的大锤砸死时,我也不觉得伤心,只是纳闷,他武功那么厉害,为什么不知道躲一躲?看到罗成被乱箭射死,倒是痛哭了一场,多么俊的小伙子呀,太可惜了。

不过,从那之后,就有了点免疫力。再看到马陷淤泥被乱箭射死的情节,比如《岳飞传》里误走小商河的杨再兴,《杨家将》里金沙滩殒命的杨三郎,我都觉得太难过了,似乎明白了这是一种死亡套路。事到临头,任你再猛再强,都只剩死路一条了。

当时,有一本小画书曾经真正吓坏过我,书名是《不断复活的旅伴》。其中讲述两位外国登山者被暴风雪困在一个小屋中,一人生命垂危,留下遗言:“千万不要把我活埋了。”去世后,另一位同伴含泪将他埋葬。但第二天可怕的事情发生,那位死去的旅伴重新回到屋里,端坐桌前。生者惊恐万分,重新将死者埋葬,但次日死者再度回来。如是者三,生者吓破胆子,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这个故事曾吓得我很多天都亮着灯睡觉。半夜醒了,也要把灯拉开再睡。

那些小画书,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,让我相信有那么多英雄曾经痛快地活过,还有皇图霸业、沙场鏖兵。我也把小画书中的内容变成了现实版的游戏,比如,把原本装化肥的大塑料袋沿边线剪开,系在脖子上当披风,手持一根撑蚊帐的长竹竿,再“哇呀呀,哇呀呀”一阵乱喊,就成了长坂坡前的张飞张翼德。还幻想自己被罗成灵魂附体,要去枪挑杨林的“十三太保”。

就这样,我家那个逼仄的小院,在鸡飞狗跳之中成了广阔的疆场。院墙上长了几棵青草,邻居家的石榴树探头过来。石榴花开得火红。

后来,我的小画书渐渐多了,同学也开始问我借,其中不乏四五年级的外村大孩子。只要家里有,且不是我正在看的,我基本都答应。有人说:“那些五年级的外村孩子你认识吗?他们上初中就不在这个学校了,肯定不还给你了。”我似懂非懂,心想,怎么可以借书不还呢?然而,确实很少有人把书还回来。

那时候,家里晚上总是黑沉沉的。因为怕多缴电费,灯泡度数本就偏低,还常常电压不足,灯泡总泛着红色。在灯下写作业特别辛苦,有时干脆关了电灯,点煤油灯。

爷爷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,泰山牌的。有一次回老家,他用自行车把电视机驮了回来,说让我看一段时间。当时,村里还没有几台电视机。1986版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正在播,很多邻居来我们家看。屋里太小,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。那是秋天,刚收完玉米,院子里黄澄澄一大堆。椅子和凳子不够坐,就坐在玉米堆上,还有人坐在墙头看。现在想想,12吋屏幕只那么大一丁点儿,隔那么远又能看到什么,但当时就是那么新奇,那么热闹。

那年,电视台也播了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八仙过海》,但我都没有太多印象。以后再重播,我才知道原来郭靖是男的,而扮演黄蓉的翁美玲是那么美。

最痛恨的莫过于停电了,而停电又是家常便饭。有时大家围坐在一起,眼巴巴等着《西游记》开播,突然就停电了。瞬间骂声四起。

当时,肖家村东头和西头,各用一条电线。我家住在西头,停电之后,有人就快速跑到东头,看那边的灯是否亮着。如果东头灯也灭了,就喊一声:“散了散了,散了,是乡里统一停电,看不成了。”如果东头灯亮着,西头全灭了,那很可能是村里的电楼子(供电室)跳闸了,得赶紧跑去找电工,求他马上去送电。如果西头也有人家亮着,只是我家和附近几家灭了,那就是某根电线出了问题。父亲立刻扛起一根三米多长的木杆,去外面电线杆那里,把几根电线敲一敲、打一打。我们小孩也跟在后面,只见漆黑的夜空中,电火花四射。常常打着打着,灯就亮了,电视就响了,孙悟空就出来了,就是一片欢呼声。